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 November 202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23 年 11 月 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我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的信(A/78/335-S/2023/642)中转递了第一任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胡安·门德斯题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以及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防止暴行罪的必要性”的初步报告，继此信之后我再次给你写信。

2023 年 9 月 19 日，阿塞拜疆发动军事侵略，迫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所有亚美尼亚人流离失所，将其旨在把亚美尼亚人民逐出祖先家园的系统性政策推向高潮。

谨随函附上门德斯教授题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关于防止灭绝种族的报告”的最后报告，其中强调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有责任采取行动，保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权利，并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为此确保他们有尊严地返回的权利(见附件)。

请紧急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信及附件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米海尔·马尔加良(签名)



2023 年 11 月 1 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

关于防止灭绝种族的报告

胡安·门德斯¹

一. 执行摘要

2023 年 8 月 23 日，我提交了一份预发报告，意在向国际社会发出预警，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居民面临着“致使该群体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的风险(《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b)项)。² 我提到以前的报告提出了类似的早期警告，我确定，封锁人道主义援助构成《公约》第二条(c)项下规定的灭绝种族：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我敦促“《灭绝种族罪公约》缔约国”“履行其保护这一群体的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2023 年 9 月 19 日，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造成 200 人死亡，其中至少 18 人是平民，包括 6 名儿童。³ 还有 14 起酷刑案件，包括割掉耳朵。这次军事行动还导致整个亚美尼亚族群被赶出其祖传土地。几天之内，就有 100 000 多人逃离，丢下家园和财物。离开的决定——不仅是袭击造成的，也是 9 个月被剥夺食物和药品造成的——暴露了阿塞拜疆的官方政策和做法对所有亚美尼亚族人造成的严重精神伤害，这符合《公约》第二条(b)项所述灭绝种族行为的定义：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

在阿塞拜疆发动袭击的同一天，《公约》缔约国领导人在揭开联合国大会序幕时没有提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灭绝种族风险。

除了以武力威胁和制造胁迫环境迫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几乎所有居民离开外，阿塞拜疆至今仍在继续封锁拉钦走廊。⁴ 在强行大规模驱逐后，阿塞拜疆政府表示，如果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申请并获得阿塞拜疆公民身份，他们将被允许返回。可以理解的是，强行驱逐、仇恨言论和暴力阻碍了这一选

* 本附件未经正式编辑印发。

¹ 前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2004-2007 年)。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2010-2016 年)。

² 2023 年 8 月 23 日胡安·门德斯教授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以及国际社会采取措施防止暴行罪的必要性的初步意见。

³ Arman Tatoyan, 亚美尼亚前监察员, 见 <https://en.armradio.am/2023/10/09>。

⁴ 拉钦走廊于 2020 年建立，此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部队(包括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政府的部队)之间发生了 44 天的战争，战争结束时亚美尼亚部队撤出，并达成了由俄罗斯联邦部队监督的停火协议。俄罗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之间的协议全文，2020 年 11 月 10 日，见 commonspace.eu(非官方翻译)。

项；阿塞拜疆没有为安全返回创造条件。这意味着，离开的亚美尼亚族人实际上无法返回自己的土地或房屋，无法取回维持生计所需的财产，也无法打听因袭击和大规模驱逐而失散的邻居和亲属的命运和下落。

此外，阿塞拜疆以模糊的“恐怖主义”指控拘留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政府的几名领导人。它向欧洲人权法院报告了被拘留者的姓名，并向家属提供了照片，据称描述了拘留条件。然而，这些拘留场所无法接受独立和公正的监督，指控的证据基础也没有披露。因此，他们目前被剥夺自由，完全是因为他们作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领导人的政治作用。对处于危险中的一个族裔的领导人的这种攻击也是灭绝种族的表现，因为它表明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族裔(《公约》第二条，开头段落)，特别是在同时大规模驱逐其全体成员的情况下。

所有这些行动都是针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社区成员发起的仇恨言论、骚扰和暴力行为——有些甚至是屠杀和谋杀——的持续运动的最终结果。这些谋杀，以及 2023 年 9 月 19 日和 20 日武装冲突中 200 名亚美尼亚族人的死亡，构成了《公约》第二条(a)项所述的灭绝种族行为：杀害该团体的成员。

如以下各段所详述，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实施了灭绝种族行为，但遭受更多此类痛苦的危险绝没有结束。国际社会仍然有责任采取行动，保护这一族群免受进一步伤害，防止对他们的进一步灭绝种族行为，并恢复他们作为一个文化和宗教群体的尊严和价值。

二. 背景

今年 8 月，大约 120 000 名亚美尼亚族人生活在阿塞拜疆地区被称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一块飞地上。自 2022 年 12 月以来，他们遭受到越来越多的激进措施，首先是连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与相邻的亚美尼亚的拉钦走廊被关闭。这一关闭意味着阿塞拜疆部队阻止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之间的任何交通或旅行；实际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在 2022 年 12 月至 2023 年 10 月期间被剥夺了获得商业、食品、医疗用品、燃料和其他必需品的机会。⁵

2021 年，亚美尼亚向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阿塞拜疆的司法诉讼，指控针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民的几项行为违反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在该诉讼期间，阿塞拜疆于 2022 年 12 月关闭了拉钦走廊。应亚美尼亚的请求，国际法院发布了两套“临时措施”(2023 年 2 月和 7 月)，命令阿塞拜疆重新开放拉钦走廊，并允许向该飞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以及采取其他预防措施。⁶ 阿塞

⁵ 有关关闭和 2023 年 9 月事件的影响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大学人权网络，冰山一角(简报)，2023 年 8 月 24 日，以及大学人权网络，监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种族清洗，2023 年 9 月 18 日开放，10 月 2 日关闭。另见大学人权网络实地记者给作者的备忘录，2023 年 10 月 18 日。

⁶ Anoush Baghdassarian, *The History Behind the Violence in Nagorno-Karabakh, Lawfare*, October 19, 2020. 见 the text and discussion of the ICJ provisional measures in Anoush Baghdassarian, *Provisional Measures at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n the Cases of Armenia and Azerbaijan, Lawfare*, April 6, 2023。

拜疆一直拒绝遵守这些司法命令。到 2023 年年中，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证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境内的人道主义局势确实严峻。此外，阿塞拜疆当局的声明越来越具有挑衅性和威胁性，有些相当于仇恨言论。当然，从 1994 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引发的第一次战争结束)到 2023 年，阿塞拜疆发生了多起让亚美尼亚族公民受害的暴力事件。正是这种情况促使作者在上述“初步报告”中敦促国际社会发出预警并及早采取行动，以防止灭绝种族和其他大规模暴行。

2023 年 9 月和 10 月的事件并没有结束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人的危险局势。他们的困境仍有可能恶化。因此，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各政治机构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义务注意新的早期预警，并采取早期行动措施，保护这一族群。

三. 自 2023 年 8 月以来的事件

截至 2023 年 10 月下旬，拉钦走廊仍然关闭。9 月 18 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获准同时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这在此前的三个月中是被禁止的。就在第二天，即 2023 年 9 月 19 日，阿塞拜疆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进行了一次“军事行动”，造成 200 多人死亡。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监察员 Gegham Stepanyan 说，至少有 10 人是平民，其中包括 5 名儿童。⁷ 该军事行动在 24 小时内结束，自称阿尔扎赫共和国的区域自治政府的所有民事当局、警察和军事单位投降。当地武装部队立即被解除武装，区域当局宣布将于 2024 年 1 月底以前完成自治政府的解散。

这次军事行动还造成自治政府几名知名领导人和前领导人，以及文职、执法和军事官员和部队人员被捕并移交至巴库，他们被指控犯有模糊的“恐怖主义”罪。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时，这些被剥夺自由人员的确切数量、身份、法律地位和拘留条件尚不得而知，只知道一些知名区域领导人的名字，其中有几人在通过拉钦走廊进入亚美尼亚之前被阿塞拜疆部队逮捕。⁸ 巴库政府不允许对这些事项进行任何独立监督。

截至 2023 年 8 月，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口估计为 120 000 人，他们立即逃往亚美尼亚。几天之内，超过 100 000 名男子、妇女和儿童越过边界进入亚美尼亚，其中大多数是自己乘坐汽车或步行进入的。10 月 29 日，一个亚美尼亚调查委员会宣布，有 64 人在此次长途跋涉中丧生。阿塞拜疆政府姗姗来迟地宣布，如果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申请并获得阿塞拜疆公民身份，他们将被允许返回，但截至撰写本报告时，似乎没有亚美尼亚族人选择这样做。当地专家和记者称，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仍留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不超过约 40 人。联合国派往该区域的第一个访问团(见下文)估计这一数字在 50 至 100 人之间。

⁷ 在……给作者的备忘录中列举(见上文脚注 4)。

⁸ 美联社，阿塞拜疆逮捕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几名前高级分离主义领导人，2023 年 10 月 3 日。

2023 年 9 月 25 日，当数百人聚集在首府斯捷潘纳克特市附近的一个城镇，寻找极度稀缺的燃料以及出国的交通工具时，一个燃料库发生了可怕的爆炸。据初步报告，至少有 68 名平民在灾难中丧生，290 多人受伤，105 人被宣布失踪。后来的估计数字为 220 人死亡，50 人仍据报失踪。⁹ 他们被送往的医院几乎立即瘫痪，原因是大量病人突然到来，但也因为医疗用品在关闭数月后已经耗尽。目前还没有对爆炸原因进行任何调查。¹⁰

到 10 月 1 日，向亚美尼亚的逃亡基本上已经完成。一些抵达边境的家庭感到痛苦，因为在匆忙离开过程中，他们与孩子和老年亲戚、朋友和邻居走散了。¹¹ 他们不得不丢下大部分财产。沿拉钦走廊的山区行驶缓慢而危险。许多逃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人以前曾遭受饥饿和严重困难，因为长达 9 个月的关闭造成食品和药品短缺。许多人一抵达边境亚美尼亚一侧的城市戈里斯就表示，他们也不希望住在边境附近的亚美尼亚村庄的临时或永久住房里，因为他们害怕阿塞拜疆部队或民兵的袭击。他们大多希望继续向首都埃里温迁移。亚美尼亚政府已开始计划在该国有秩序地接待和重新安置他们。

10 月初，一个匆忙安排的联合国访问团访问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评估人道主义局势。该访问团证实，城市和农村被遗弃。基本上，它确定没有必要提供进一步的人道主义援助，因为该领土上已没有接受此类援助的人；然而，访问团还大胆地说，它没有看到平民财产遭到破坏的迹象，尽管国际新闻界刊登了被烧毁的车辆的照片和其他严重暴力的迹象。这次访问是由联合国驻巴库工作人员进行的，此外还有一名来自联合国秘书处内的一个主要部门即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人道协调厅)的高级官员。与此类联合国访问团的标准做法相反，似乎一直都有阿塞拜疆官员陪同。访问团缺乏独立性，浪费了及早确定事实和未来需求的机会，导致访问团调查结果的可信度令人怀疑。¹²

四. 未能防止灭绝种族行为和大规模暴行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居民面临大规模暴行危险的预警在 2023 年 8 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同样明显的是，如果能及早采取行动，原本可以防止这些暴行：

- A. 作为 2020 年停火安排保证国的俄罗斯在当年部署的俄罗斯部队，虽然驻扎在该地区，但未能保护拉钦走廊沿线人员或商品的自由流动。阿塞拜疆政府宣布关闭该走廊，以拦截武器流向自称的阿尔扎赫共和国的地区政府。它从来没有解释在国际社会明确表示自治区的局势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为

⁹ 亚美尼亚内政部，<https://www.aztutyun.am/a/32639653.html>。

¹⁰ 给作者的备忘录(见上文脚注 4 和 6)。

¹¹ 同上。

¹² Hasnik Egian, *Is the UN Whitewashing Azerbaijan's Ethnic Cleansing in Nagorno-Karabakh?*, *Passblue*, October 19, 2023。

什么关闭还阻碍了包括燃料在内的非致命商品，特别是人道主义救济物资的流动。

- B.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于 2023 年 8 月处理了这一局势，但未能发布决议，敦促俄罗斯联邦履行其作为 2020 年协议保证国的职责，或敦促阿塞拜疆遵守其同一条约中所作的承诺。俄罗斯联邦和阿塞拜疆均拒绝保护平民是正在发生悲剧的直接原因，安全理事会本有责任呼吁采取先前商定的行动。
- C. 诚然，联合国任务负责人、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组织多次发出保护平民免遭袭击，并允许部署人道主义援助的呼吁。美国国务卿和欧洲联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等许多人发出了此类呼吁。¹³ 联合国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问题特别顾问 Alice Wairimu Ndiritu 发表了几项声明。¹⁴ 然而，联合国各政治机构尚未作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决定。
- D. 阿塞拜疆断然拒绝遵守国际法院根据《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公约》下令采取的临时措施。之所以下令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国际法院确信阿塞拜疆针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的行动是歧视性的，继续采取这些行动可能会对他们免受种族、族裔或宗教歧视的权利产生持久影响。根据国际法采取的临时措施具有约束力的性质是无可争议的。此外，国际法院裁定，不配合司法命令和调查是违反防止灭绝种族义务的证据。¹⁵ 与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塞尔维亚一样，阿塞拜疆是在这一案件中对防止灭绝种族最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理事会至少应该命令阿塞拜疆遵守国际法院的临时措施。

五. 对近期事件及未来风险的法律分析

1. 国际法中灭绝种族的定义仅限于五种行为，实施这五种行为的“具体意图”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按种族、宗教、族裔或民族血统划分的群体。¹⁶ 受保护免遭种族灭绝的四类群体(按种族、宗教、族裔或民族血统确定)是一个不可添加的数字；例如，国际法不承认对一个因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而被认定的群体实施的灭绝种族行为。该条所列的五种灭绝种族行为也是排他性的。因此，国际法在现阶段不承认通过融合或同化摧毁文化的行为——有时称为“cultural genocide”或“ethnocide” (文化灭绝)——为种族灭绝。¹⁷

¹³给作者的备忘录(见上文脚注 4、6 和 9)。

¹⁴ 在她最近的一份日期为 2023 年 10 月 10 日的声明中，即大逃亡结束后 10 天，她说“暴行罪的风险仍然存在”。

¹⁵ 国际法院，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诉塞尔维亚和黑山，上诉判决，2003 年 2 月 3 日。

¹⁶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1948 年 12 月 9 日，1951 年 1 月 12 日生效，第二条。

¹⁷ William Schabas, *Genocide in International Law: The Crime of Crimes*, 2d.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 根据当今世界对灭绝种族和防止灭绝种族的普遍分析，确定哪些是值得和需要保护的“处于危险中的群体”是有益的。¹⁸ 在本案中，这一群体是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族公民的族裔和宗教少数群体组成的，直到几周前，他们还居住在被称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地区(事实上，他们是阿塞拜疆这一独特地区的多数人)。
3. 根据国际法，自 2020 年以来对这一人类群体犯下的行为属于灭绝种族行为。
 - (a) 其一些成员在狙击手袭击和 9 月 19 日的军事行动中被杀害，或因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渠道被关闭 9 个月之久而死于饥饿或疾病(《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a)项)。¹⁹
 - (b) 该团体的其他成员以被任意逮捕的形式遭受了严重的身体或精神伤害，这些逮捕没有得到独立的调查。更重要的是，拉钦走廊的关闭使该群体的所有成员遭受精神折磨或虐待，使他们对如何在饥饿和疾病中生存感到焦虑(《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b)项)。
 - (c) 值得注意的是，持续 9 个月的封锁构成故意造成某种生活状况，以全部或部分消灭该团体(《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c)款)。

从历史上看，灭绝种族行为往往发生在大规模驱逐的背景下，这或者是因为这些强迫迁徙使该群体面临遭谋杀式攻击的风险，或者是因为迫使人们迁徙的匮乏本身就是造成巨大人类痛苦的原因，包括遭受饥饿和疾病，失去工作机会以及儿童和老人失去生存手段。在最后一刻，阿塞拜疆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社区成员提供了公民身份。几天后，阿塞拜疆官员冷嘲热讽地声称，他们是出于个人自愿决定而离开的。²⁰

鲜有疑问，阿塞拜疆的官方政策是强行驱逐在 2023 年 9 月之前居住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所有亚美尼亚族人。

造成人口外流的原因是，他们遭受了阿塞拜疆在九个月的蓄意行动中进行的剥夺，而且在同一时期甚至在此之前还对这些人发表了仇恨言论。

族群领导人被捕也必须被视为大规模流亡的一个原因，至少在拘留的原因、他们诉诸适当法律程序的机会以及他们被关押的条件仍然没有得到解释的情况下是如此。

¹⁸ 全球保护责任中心，暴行警报第 358 号(2023 年 8 月 2 日)和第 366 号(2023 年 9 月 27 日；面临危险的人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阿塞拜疆)，2023 年 8 月 31 日。

¹⁹ 当天至少有一次袭击是针对 Sarnaghbuyr 村的，该村位于森林之中，附近没有任何明显的合法军事目标。英国广播公司世界新闻，“他们到处轰炸”：幸存者讲述卡拉巴赫袭击，2023 年 9 月 27 日。至少有 3 名儿童和 2 名老人死亡；15 名村民受伤。

²⁰ Isabel Debre，以色列武器悄悄地帮助阿塞拜疆夺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令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感到沮丧，美联社，2023 年 10 月 5 日。

4. 确实，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纳入亚美尼亚领土确实为那些成功越境的人提供了安全保障，使他们免受各种风险。然而，这一事实并不否认对这一群体实施的灭绝种族行为，特别是因为强行驱逐很可能导致淡化他们作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人的具体身份。必须指出，阿塞拜疆的这一特定地区千百年来一直是该族群的家园。²¹ 几个世纪以来与土地的联系是其身份特征的核心，就像许多代人在世界各地定居的所有族群一样。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现在被剥夺了他们曾经拥有的领土，也被剥夺了进入构成该群体遗产的地标、宗教建筑和文物的机会。此外，家庭被剥夺了土地、城市财产和所有物-包括车辆被毁-以及确保自己和亲属生存的手段。
5. 这并不是说，阿塞拜疆无权维护其领土完整，或反对和阻止自称的阿尔扎赫共和国的分裂主义努力。在前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承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位于阿塞拜疆领土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自治、独立或建国视为对可能恶化为灭绝种族行为的严重歧视的合法补救办法。无论如何，领土完整和补救性分离都不在本研究报告的范围之内。然而，必须强调指出，阿塞拜疆维护其领土完整的措施不可能也不应该包括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的灭绝种族行为。

近几个月来，一些作者更加强调阿塞拜疆的自卫权，声称使用武力防止其领土分裂和镇压分裂主义企图是合法的。²² 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局势说成是占领局势之一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的确，亚美尼亚于 1991 年入侵了该地区，并在 2020 年之前一直驻扎在该地区。2020 年，阿塞拜疆有效地击败了亚美尼亚部队，并使他们离开，这一决定得到了 2020 年 11 月停火协议的证实和确立。自那时以来，自称阿尔扎赫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努力实际上并没有得到亚美尼亚军队的支持，而是得到阿尔扎赫自己的警察和民兵的支持。这种情况也不能靠提及亚美尼亚以前的军事行动被视为代理占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曾是波斯和俄罗斯帝国统治下的自治领土，在苏联统治下是阿塞拜疆的附属州。其寻求独立的决定可能违反了阿塞拜疆的国内法；但这并没有使该地区政府成为亚美尼亚的代理人。实际上，认为他们只是亚美尼亚代理人的做法否定了地区政府作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代理人的作用及亚美尼亚族作为阿塞拜疆境内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的权利，包括享有其文化特性的权利，当然还有生存权。这也忽视了他们与这块土地的长期、数百年的关系。

²¹ Anoush Baghdassarian, *The History...*, 见脚注 4。

²² Michael N. Schmitt and Kevin S. Coble, *The Evolving Nagorno-Karabakh Conflict - An International Law Perspective* (Parts I and II), in *Articles of War*, Lieber Institute, West Point, September 29, 2023。必须指出，根据战争法，提交人认为关闭拉钦走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对平民人口造成广泛影响。

不能使用武力来镇压通过全民投票和宣布独立的方式但自身没有使用武力的分离主义努力。这也不能被认为是在亚美尼亚对阿塞拜疆领土发动军事攻击30年后发生的自卫行为。²³

然而，归根结底，将冲突定性为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即使假定武装冲突确实存在或曾经存在，但也与禁止针对平民的激进行动无关。

6. 要构成灭绝种族罪，1948年《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二条所述的行为必须具有全部或局部消灭一个群体“本身”的特定意图。这种特殊的欺骗使灭绝种族行为难以预防，因为灭绝种族者很少向我们展示他们打算全部或部分镇压处于危险中的群体的确凿证据。另一方面，可以从证据的情节中推断出灭绝种族的意图，这一点已得到公认。²⁴
 - (a) 攻击性仇恨言论的例子。
 - (b) 对亚美尼亚族人的种族歧视和致命暴力事件。
 - (c) 对该族群的领导人的拘留。
 - (d) 在长达九个月的封锁期间，人民遭受的剥夺。
 - (e) 9月19日的军事行动，包括对平民目标的袭击。
 - (f) 在袭击发生后立即迫使全体族群人员流离失所，以及
 - (g) 公开拒绝遵守联合国最高司法机关的命令，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有充分的初步证据表明，采取这些行动时怀有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民和文化从阿塞拜疆的这一部分领土上驱逐出去的特定意图。
7. 必须考虑到，将所有亚美尼亚族人赶出阿塞拜疆已经危及他们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化、宗教和族裔群体的生存。此外，他们的处境绝不是作为一个独特群体生存的安全问题。他们表示担心跨越边界的袭击，特别是如果他们继续靠近边界的话。此外，他们能否继续作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以前)一个独特的亚美尼亚族群体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收回被留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财物和财产(或其公平价值)。他们作为亚美尼亚境内一个独特群体的生存还将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在安全和尊重其信仰和习俗的条件下访问祖先土地上的礼拜场所和文化遗址，以保持其传统。目前还不清楚阿塞拜疆当局是否愿意允许这种交流，但这是国际社会应该支持的要求。

²³ 习惯国际法中的自卫规则(在纽伦堡和1945年《联合国宪章》中得到重申)要求遵守必要性和相称性原则。这种威胁必须是“……即时的、压倒性的，没有选择的手段，也没有考虑的时间……”卡罗琳案，1837-1842。自卫行为要求一国的政治独立或领土完整遭到“武装攻击”。即使在受到武装攻击的情况下，行使自卫权的国家也必须立即向安全理事会报告此事，《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和第五十一条。另见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和第三十七条。

²⁴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Akayesu*，1998年9月2日审判判决书；2001年6月1日上诉判决。

8. 一些声音声称，过去几个月的事件也对所有亚美尼亚人，特别是那些生活在亚美尼亚共和国、东部邻国阿塞拜疆和西部邻国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构成威胁。考虑到 1915 年开始对亚美尼亚人实施的灭绝种族行为的历史，这些担忧并不容易消除。此外，有报告称，阿塞拜疆武装部队在靠近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界在 Goris 和 Ijevan 之间集结，并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在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之间举行了名为“**Ataturk**”的联合军事演习。早期预警可能需要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警惕和做好准备，以便在亚美尼亚本身-而不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受到的威胁明显增加时及早采取行动。

六. 结论

国际社会仍然需要保护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的权利，并注意他们的状况继续恶化的预警信号。按照公认的及早采取行动的办法，国际社会——更具体地说是安全理事会——应考虑在四个领域采取主动行动(并准备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采取动态的具体措施)：

1. 保护：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族人应被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承认为文化上的少数群体，并得到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权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权保护机构的承认。

应要求阿塞拜疆作出具体承诺，不对任何亚美尼亚族裔或民族的公民采取歧视性行动，特别是对他们采取任何暴力行为。

还必须要求阿塞拜疆承诺严格执行其法律，禁止仇恨言论、歧视或私人方面的类似行动。

应要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保证那些希望访问其农场、住宅和礼拜场所或文化特征场所的人的跨界旅行安全，但以不妨碍为防止可用于暴力的武器或材料过境而实行的合理管制和措施为前提。

必要时，国际社会必须愿意保障这些安排，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同意并郑重承诺与之合作的情况下，在适当地点部署维和部队。

2. 人道主义援助：

国际社会应协助亚美尼亚重新安置被迫离开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流离失所者，包括提供紧急食品和住宿，以及具体的工作培训和安置，以确保他们有能力在有尊严的条件下生存、抚养子女和照顾老人。应立即为受伤或患病者提供医疗服务。

3. 追究责任：

必须对所有各方的侵权行为进行独立调查，包括可能构成暴力或仇恨行为的私人方面的行动。应要求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政府同意成立一个独立公

正的调查委员会，以提高此类调查的可信度。如果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和其他严重的暴力罪行可以确立，两国政府必须承认并履行起诉和惩罚责任人的义务。

必须向 100 000 多名被迫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提供适当赔偿，包括流离失所本身和被夺走的财产。

阿塞拜疆必须说明在这些事件中被拘留的每个人的情况，包括姓名、对他们的指控的详细资料、对他们的调查或起诉情况、他们的拘留地点和拘留条件。应允许他们的家人和自己选择的律师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他们。独立监察员应定期访问拘留场所。

4. 和平谈判

为了给这一争端的持久解决带来信心，国际社会必须向阿塞拜疆、向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的合法代表并向亚美尼亚提供服务，按照国际法规定的所有国家的义务，商定这一争端及其悲惨后果的持久解决办法。

2023 年 10 月 30 日